

# 日本鉴 军车金

## 002 革新

东海博弈

万历援朝之役与中、日、朝三国的军事革新

“天皇”的诞生

大化改新与白江战役

武家萌芽

古代日本军事体制的变迁

迷失的路口

大正陆军改革和军国主义路径

萨长天下 布武四海

日本明治国家军事战略（下）

指文军鉴工作室 著



著者：指文军鉴工作室

# 日本 军鉴

002  
革新

台海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日本·军鉴. 2, 革新 / 指文军鉴工作室著. --  
北京: 台海出版社, 2016.5  
ISBN 978-7-5168-1050-7

I. ①日… II. ①指… III. ①军事史-日本-明治时  
代-通俗读物 IV. ①E313.9-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20285号

# 日本·军鉴. 2, 革新

著 者: 指文军鉴工作室

责任编辑: 刘 峰  
版式设计: 周 杰

装帧设计: 指文文化  
责任印制: 蔡 旭

出版发行: 台海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劲松南路1号 邮政编码: 100021  
电 话: 010-64041652 (发行, 邮购)  
传 真: 010-84045799 (总编室)  
网 址: [www.taimeng.org.cn/thcbs/default.htm](http://www.taimeng.org.cn/thcbs/default.htm)  
E-mail: [thcbs@126.com](mailto:thcbs@126.com)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重庆大正印务有限公司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字 数: 226千字 印 张: 16.5  
版 次: 2016年8月第1版 印 次: 2016年8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68-1050-7

定 价: 49.8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出版寄语

---

《日本·军鉴》聚焦各个时期的日本军事风云，在专业性与可读性之间取得巧妙的平衡，进而找到了一条通往历史深处的秘径。

——作家魏风华，著有《抗日战争的细节》等

以史为镜可知兴亡，以邻为镜可知短长。我们对邻国日本的了解或许不能说不多，但永远不能说足够。期望《日本·军鉴》能够成为更多读者深入日本史研究领域的一个起点和窗口。

——纪录片《争雄三八线》、央视《互联网时代》导演郭威

作为所谓的邻邦，日本这个国度对于国人而言既熟悉又陌生，尤其是在其军事方面更谈不上知根知底。相信大家能够通过军鉴这一系列出版物，了解对面那个国家军事历史的方方面面。

——资深制服徽章文化研究者、指文号角工作室主编reichsrommel

虽然是中华文化的继承者之一，近邻日本在历史上却多次与中国发生战争，无论过去、今日，还是未来都是中国不可避免的对手。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我们必须对日本的历史、文化和军事等一切方面都加以最深刻的研究，才能避免悲剧重演，开辟东亚美好未来。由指文军鉴工作室编著的《日本·军鉴》，便是读者研究日本的最佳途径。

——战史作者王子午，著有《日本武士战争史》等

长久以来，国人对日本的观感似多有偏颇之处，其实我们更应该用客观的眼光看待这个国家。希望广大读者能够通过《日本·军鉴》了解我们这个既熟悉又陌生的邻邦。

——军史作者赵国星，有《装甲司令：艾哈德·劳斯大将东线回忆录》、  
《意大利空战 1943-1945：欧洲软肋上空的殊死争夺》等作品

## 卷首语

立足日本军政文化的通俗历史类MOOK《日本·军鉴》终于推出了第二辑，主题为“革新”。从工作室决定围绕此主题开始进行文字创作至今（七月下旬），不过短短两三个月的时光，从欧洲至中东再至中国南海，大事件却层出不穷。我国近邻日本也不平静，东电公司承认隐瞒核泄漏之真相已令人吃惊，安倍政权赢得选举跨越修宪门槛更令世人紧张，突然间又发生了莫名其妙的“天皇有意退位”旋即又遭否认之事件，真是令人目不暇接又不明所以。

当我将目光从热闹非凡的电视、电脑屏幕转向书橱中一列列安静的历史书籍时，突然产生这样的念头：也许每个身处激荡变革时代的人，都会怀抱如此不明所以的心情。《日本·军鉴》首辑以“萨长政权”为主题，那当然是一个飞速变革、令日本迅速崛起的时代，对此后百多年的中国、亚洲乃至于整个世界的力量均衡都有着重大影响。然而在当时呢？一个中国农村里，农民仍然每天俯首弓背地修理着地球；与此同时，一个日本农村里的小姑娘被赶去新开的纺纱厂每天辛苦工作十几个小时……他们都是为生活所迫，那个时代虽然没有电视和网络，但不知在何方的朝鲜王国发生政变的消息也会传入他们的耳朵……然而这又如何呢？明天又是一天普通的辛苦劳作。正如现今繁杂、热闹的每一天，对于我们来说，也仅是普通的一天又一天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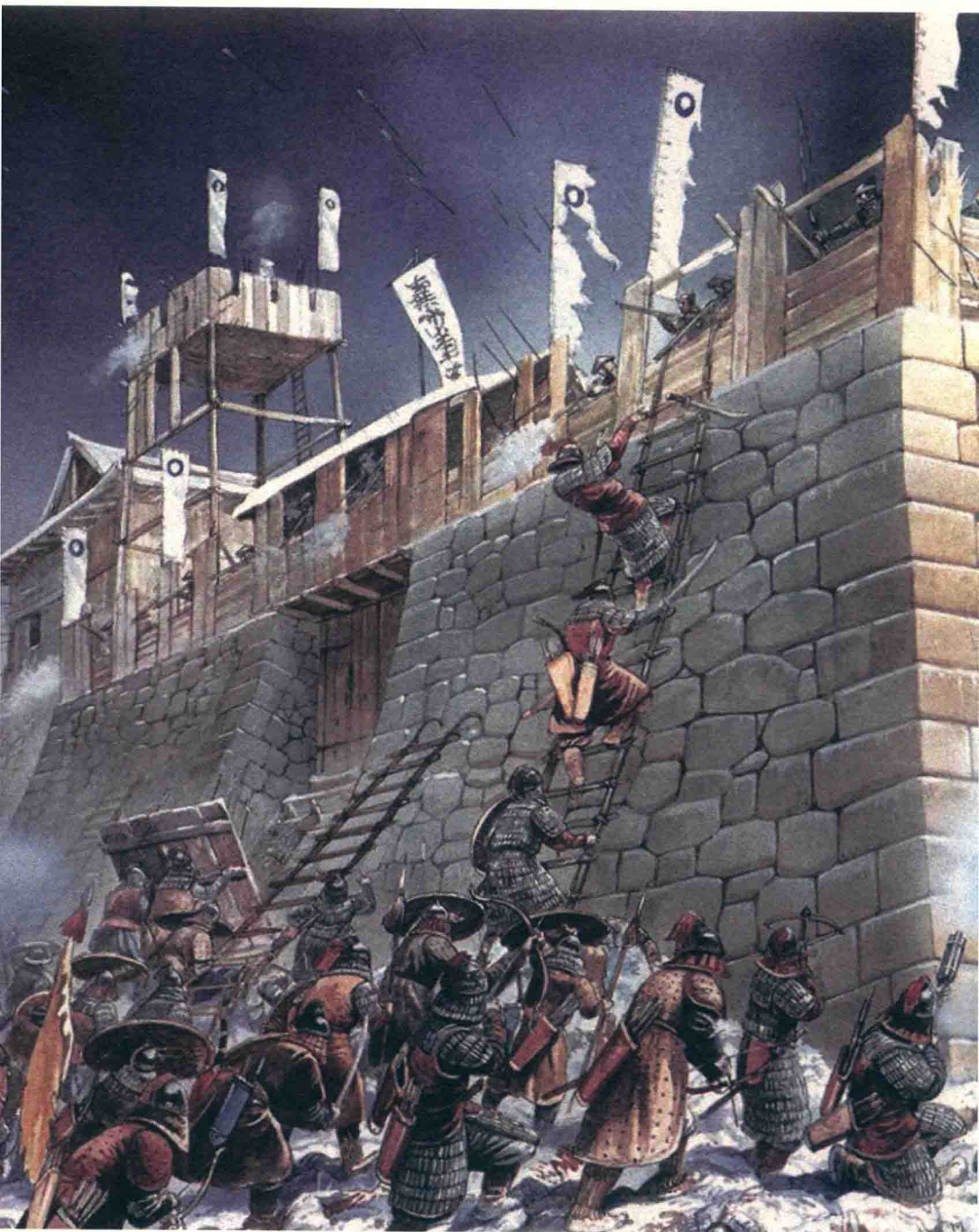
但我们还是要提起笔来，为各个时代身处激荡变革中的人们建一座满溢油墨芳香的纪念碑。其实，历史就是搅动的大海，它无时无刻不在变化之中，不过有时快如地狱漩涡，有时却只有微波粼粼而已。要体会如此感悟，请读者翻过这一页卷首，阅读如下精辟文章：《东海博弈：“万历援朝”之役与中、日、朝三国的军事革新》以大气磅礴之笔，描绘丰臣秀吉侵朝期间宏大的战争背景，及黑火药引发的中、日、朝三国的军政变革；《“天皇”的诞生：大化改新与白江战役》将中、日两国早期外交史及当时日本国内的一系列乱流相联系，进行了细致入微又出人意表的梳理；《武家萌芽：古代日本军事体制的变迁》以经济体制至政权架构的贯穿性解析，将古代日本军制进行全面展现；而本辑唯一一篇近代题材之《迷失的路口：大正陆军改革和军国主义路径》，则为我们还原了如此的历史：大正时代看似精英策划、条理清晰的日本军事变革运动，如何沦为昭和时代的军国主义狂飙。正如前文所言，也许各时代亲身参与变革之人也身处云里雾中，苦苦挣扎却又不明方向所在，满嘴豪言却沦为青史中的无聊笑谈。

但我们不可忘记，正是那一段段其时铁血纵横、朝堂惊变之历史，塑造了今日国家、社会的价值体系，深刻影响到我们每一个人看似普通的每一天。革新的浪潮就拍打在我们身边，选择随波逐流自无不可，抬头望天，却又有谁可见月朗星稀？

指文军鉴工作室主编 潘越

2016年7月20日





# CONTENTS

# 目录

## 【视界】

- 1 · 东海博弈：万历援朝之役与中、日、朝三国的军事革新  
216 · 萨长天下布武四海：日本明治国家军事战略（下）

## 【事件】

- 80 · 天皇的诞生：大化改新与白江战役  
162 · 迷失的路口：大正陆军改革和军国主义路径

## 【记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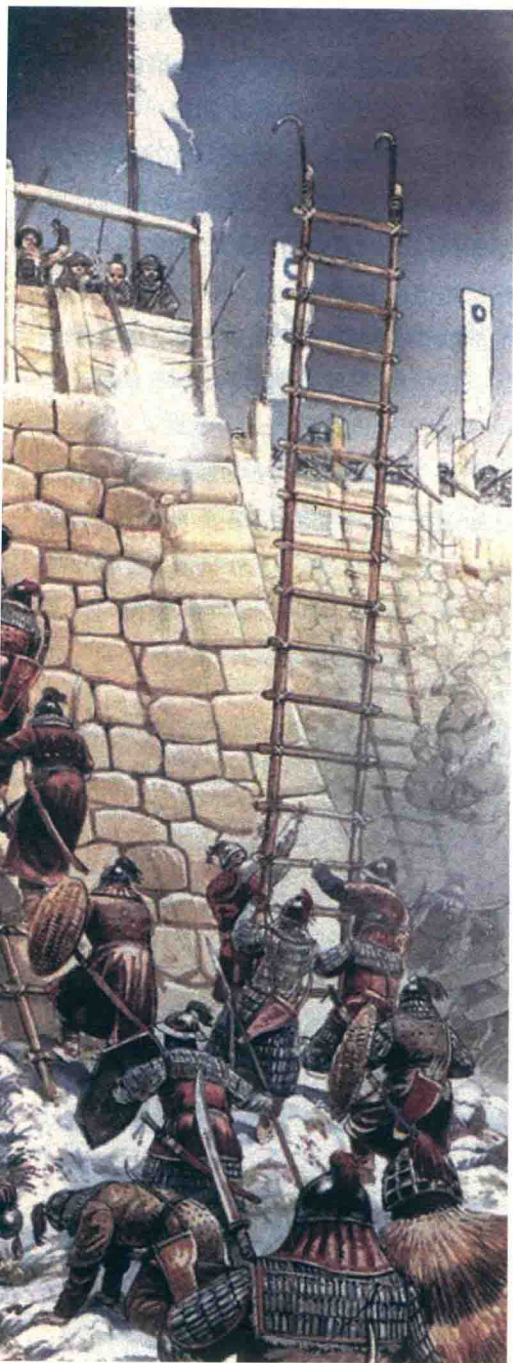
- 126 · 武家萌芽：古代日本军事体制的变迁

# 东海博弈

万历援朝之役与

中、日、朝三国的军事革新

作者 赵恺



13世纪晚期发轫于亚平宁半岛之上的文艺复兴，在漫长岁月的催生下，最终由星星之火发展为名为“宗教改革”的燎原之势。风起云涌的16世纪，一度被西方史学家视为近代文明的曙光照耀欧洲的起点。



为了延续自身“挟教皇而令西欧”的政治优势，哈布斯堡王朝与英、法以及各路新教诸侯恶斗连场。正是在16世纪一系列的陆海交战中，马克思口中的“骑士阶层炸得粉碎”的火药武器最终进化成了无可匹敌的战场主宰。

政治、经济及大众文化的变革，推动着武器装备和战争形态的演变。而黑火药在军事领域的深入应用，又成为助推社会变革的最为简单、粗暴的直接动力。事实上，这一变革推起的浪潮并非仅仅影响了欧洲。在太平洋的西岸，正值盛世顶峰的大明帝国，由于室町幕府统治的崩溃而深陷内战漩涡之中的日本，乃至长期被西方视为“隐士之国”的朝鲜，同样在生产力发展之中积聚着社会变革的能量。而于1592年爆发的“万历援朝”之役，更可视作东亚各种社会变革在军事领域的集中投射。

雇佣兵、总体战等一系列具有跨时代意义的军事制度在中、日、朝三国的角逐中逐渐成熟，并引导出军团轮战、海上破交等崭新的战略战术。冷战兵器相结合的“鸳鸯阵”与同时期在欧洲大行其道的“西班牙方阵”是否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以堀、塀、栅、櫓组成的“倭城”是否与欧洲的棱堡殊途同归？本文将首次站在世界军事发展史的大视野之下，重新为读者梳理“万历援朝”之役中的中、日、朝三国的军事革新。

## 老农精算： 丰臣秀吉的农耕文明“总体战”

### 木下之谜

对于这场由日本侵朝所引发的中、日、朝三国的全面冲突，东亚史学界依照国别不同向来有着不同的称呼。中国大陆方面多以明帝国神宗朱翊钧的年号，称“万历援朝之役”。台湾地区则呼为“明室援朝”。由于朝鲜王国表示了对大明帝国的恭顺，长期没有形成自己的年号系统，因此对这场战争多采用东亚古老的天干地支的纪年方式，冠以“壬辰倭乱”或“壬辰卫国战争”之名。而日本方面在丰臣政权统治时期及其后的江户时代将出兵朝鲜半岛笼统地称为“朝鲜阵”、“高丽阵”，至明治维新之后则为了彰显“兴王师、攻无

道”的所谓的“正义”，改称“朝鲜征伐”。而今日常见之“文禄·庆长之役”的提法，则出现在1910年之后，当时“日韩合并”已宣告完成，“征伐”之名显然不能用于这场“和、鲜两族的内部矛盾”。为了叙述上的方便，本文将统一使用“壬辰战争”的提法。

作为“壬辰战争”的始作俑者，以一介平民出身却成为日本列岛实际统治者的丰臣秀吉，向来是一个颇具争议的人物。撇去中、朝两国对其狂妄自大、穷兵黩武的主观认知，即便在日本岛内，史学界对其也长期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赞许者认为其虽出身卑微，但智计过人，不仅长于军略，更治国有方，堪称“日本战国第一智将”，成功终结了“应仁之乱”以降日本列岛的纷争态势，一度令全社会呈现出国泰民安的景象。批评者则以其晚年包括远征朝鲜在内的种种倒行逆施为依据，攻讦其不学无术，种种成功无非机缘巧合，垂暮之年更是原形毕露，并无统治一朝一国的能力，其死后丰臣政权迅速土崩瓦解便是最好的明证。这两种说法均有一定的道理，但要客观地评价丰臣秀吉其人，厘清“壬辰战争”的来龙去脉，仍需从头梳理丰臣秀吉的人生历程。

丰臣秀吉诞生地遗址。



1537年3月17日，居住于尾张国爱知郡中村的木下弥右卫门家中诞下一子。木下弥右卫门留下的资料并不多，虽然一般认为此时的他以务农为生，但在当时日本普通农民普遍有名无姓的情况下，弥右卫门竟然领有“木下”这样的“苗字”<sup>①</sup>，似乎并非泛泛之辈。因此有人认为木下弥右卫门曾是武士木下广义的养子。不论其出身如何，从有限的史料来看，木下弥右卫门也并不甘于躬耕。其早年做过木工、铁匠，走街串巷贩卖过针线，更曾与横行尾张、美浓交接地带的“黑社会头目”蜂须贺小六正利有过交集。不过最终木下弥右卫门选择了投效于尾张的“守护代”织田一族。

所谓“守护代”，顾名思义就是代行守护之职的官吏。在日本历史上，这一官爵并非室町幕府首创，却在室町幕府后期逐渐盛行开来。为了强化中央权力，室町幕府长期以来都招揽守护大名进入中枢辅政，长期忙于幕府事务的守

据信战国织田氏的先祖曾为剑神社的神官。



#### 注①

日语中苗字(みょうじ)虽与中文的“姓氏”同义，但其形成却相对复杂。平安时代，源氏、平氏和藤原等大氏族分成若干家族，这些家族以其职业、居住地、官职名或以其私有的农庄地名相称，统称为“苗字”。而在正式场合或上表中，依然可以将本家姓氏写在苗字之前。



护大名们无暇顾及自己领地的日常事务，于是便委任“守护代”行使其地方职权。这些“守护代”多为守护大名的亲信武将或当地大族，在其“代行守护”的过程中逐渐鸠占鹊巢，成为新的地方实权人物。尾张的织田氏正是在这一时期从越前国（今日本福井县）来到了尾张（今日本爱知县），并在守护斯波氏忙于幕府事务之际，受命出任守护代一职。

1465年，室町幕府第八代将军足利义政终于在30岁时，迎来了自己的嫡子——足利义尚。这本是一件有利于室町幕府传承的好事，但悲剧的是，就在两年前足利义政因为厌政，收养了比自己小3岁的弟弟足利义视。尽管这种做法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实在有违人伦，但它却是室町幕府册立继承人的一种有效背书。在弟弟和儿子之间，足利义政无疑更偏向自己的骨肉，但他迟迟不作任何表示，只是用中立和拖延的方式来逃避问题。在足利义尚的生母日野富子和足利义视的大舅子细川胜元分别发展党羽，两方势力水火不容的情况之下，一场室町幕府空前规模的内战呼之欲出。

1467年，随着支持义视和义尚的两派势力矛盾的日趋激化，一场名为“应仁之乱”的大规模内战最终被引发。尽管起初双方都认为这不过是一场武力夺取京都的短暂政变，但各地守护大名的加入使战火迅速蔓延至全国。客观地说，“应仁之乱”虽然波及面广，但真正血腥的大兵团会战却并不多。就在守护大名们忙于觥筹交错重新洗牌之时，被他们引为爪牙的“守护代”却早已不甘寂寞。以越前国“守护代”朝仓敏景在“应仁之乱”前后驱逐了守护大名斯波氏为标志，“守护代”逐渐成为即将到来的乱世之主宰。

在“应仁之乱”中，还有一位命运与朝仓敏景紧密相连且同样引领时代的风云人物，他就是出身卑微的骨皮道贤。骨皮道贤不仅名字古怪，履历更是神秘莫测。一般认为，“应仁之乱”前，这位仁兄正在京都附近的寺庙挂单。京都附近向来是寺院势力的角力场。在频繁的天灾人祸面前，各派教宗为了争夺信徒往往不惜刀兵相见。1464年，自日本南北朝以来始终保留着庞大僧兵部队的延历寺砸了新晋的净土真宗本愿寺的场子。骨皮道贤从属于哪一方寺院势力虽然不详，但大体上应该也是个披着袈裟的流氓。

在“应仁之乱”爆发时，骨皮道贤在京都已经小有名气，以捕快和特务的身份（目付）的身份维持一方治安。而战争和混乱的到来，更给了这种“会武术的流氓”以充分展示自我的空间。面对连正规军都敢抢的骨皮道贤“黑社会团



丰臣秀吉之母阿仲晚年的画像，在秀吉的崛起道路上，其母也曾被频繁地作为人质用于外交。



僧兵长期都是日本封建时代的重要武装力量。



伙”，控制京都的细川胜元自然感到奇货可居，随即将其招安，派去祸害对手的地盘。骨皮道贤本人不是武士，手下也大多是地痞无赖之辈，自然不能以正规军相称。于是，细川胜元从古籍中挑出了含义模糊的“足轻”一词来为其冠名。

“足轻”一词本非“应仁之乱”才有，在日本历史上的历次动荡之中，均有以农民为主体组建的轻步兵参战。在镰仓幕府建立前的“源平合战”时代，他们被称为“步卒”。而在南北朝时代，装备弓箭的步兵大量参战，名曰“射手足轻”。但“应仁之乱”中出现的“足轻”却与前代有着本质的差异，他们不再是建立于土地依附关系之上的武士随从，而是为了个人利益而战的雇佣兵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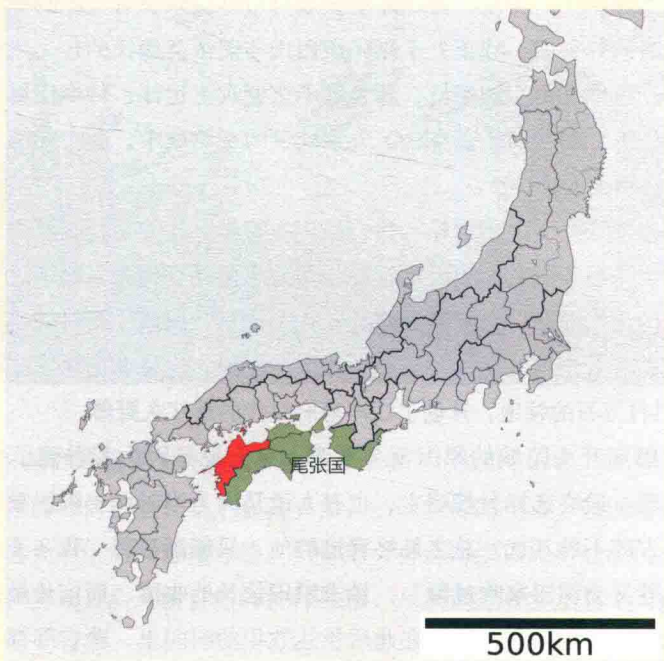
以“足轻大将”的身份深入敌后的骨皮道贤，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堪称“特战先驱”。毕竟日本武士早已习惯了正义之师的较量，对于他那套“抢钱、抢粮、抢娘们”的游击战术颇不适应，但是要说完全拿他没辙倒也不确实。随着对手的大军云集，骨皮道贤的“足轻队”最终陷入了铁壁合围之中。兵败之后，骨皮道贤穿上女装试图潜逃。应该说此举在日本历史上并不乏成功的先例，但此前穿女装的多为名门贵族，骨皮道贤五大三粗，一抹脸络胡子最终露了馅。尽管骨皮道贤最终被斩首示众，但在日本列岛即将到来的战国时

代，和他一样满怀着野心的“足轻”们在战场的地位却由“无足轻重”变为“举足轻重”，并在风云激荡之中孕育出“天下猿”——丰臣秀吉。

被驱逐出越前的斯波氏，此后又被今川氏夺取了领下的远江一国。自此，这个曾经拥有越前、若狭、越中、山城、能登、远江、信浓、尾张、加贺、安房、佐渡等地的豪族，手中只剩下尾张国一地，无可避免地成为了已经深植当地的织田氏手中的傀儡。尾张国南临伊势湾，其东是与三河国接壤的冈崎平原，从北到西通过浓尾平原与美浓国相接，西南的木曾川则是与伊势国的分野。虽然从地形上看，尾张恰处于近畿与关东之间的必经之路且三面受敌，但织田氏在“应仁之乱”后的近一个世纪中虽内讧不断，却始终屹立不倒，其中必有原因。而在其背后支撑战争机器不断超负荷运转的，除了领内土壤肥沃又兼有渔盐商业之利外，还有诸多类似于木下弥右卫门这样的，渴望在战场上改变命运的普通民众。

可惜的是，木下弥右卫门武运不佳。早期以“足轻”身份加入织田军的木下弥右卫门，曾参与号称“尾张之虎”的织田信秀东征远江、北抗美浓的行

尾张国恰处于东海道（绿色部分）的咽喉位置。



动。此次远征意义重大，为其子织田信长的崛起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本该受到重用的木下弥右卫门却在战斗中负伤，腿部落下了残疾。在向来自诩“不养无用米虫”（信长日后的名言）的织田家，拖着残疾之躯的木下弥右卫门实在混不下去，只能回家养老，最终在长子藤吉郎7岁时因病去世。

一般认为，木下弥右卫门死后，其妻阿仲带着藤吉郎改嫁了织田家的“同朋众”（负责艺能、茶事的杂役）竹阿弥。当然，坊间也有负伤归农的弥右卫门在出家后改称“竹阿弥”的说法。由于在藤吉郎之后，阿仲又生下了一儿两女，生活负担沉重，令竹阿弥对藤吉郎态度恶劣，导致15岁的他离家出走。此后藤吉郎一度流浪于织田家的两大对头——斋藤氏控制的美浓和今川氏领下的远江境内，直到19岁时才重返尾张，跪拜在刚刚接任家督不久的织田信长的马前。这一场景日后甚至漂洋过海，成为《明史》中那段漏洞百出的记载：“（信长）偶出猎，遇一人卧树下，惊起冲突，执而诘之。自言为平秀吉，萨摩州人之奴，雄健晓捷，有口辩。信长悦之，令牧马，名曰木下人”。

客观地说，《明史》中的这段记载更像是日本民间演义中藤吉郎与蜂须贺正胜在矢作川桥头发生冲突的场景。一般认为藤吉郎离家出走后，首先前往了自己母亲的娘家——美浓，并在那里投效与自己父亲曾有交际的蜂须贺一族。但由于此时的蜂须贺一族正处于尾张织田氏与美浓斋藤氏的包夹之中，秉承着“君子不立危墙之下”的宗旨，藤吉郎不久便远走远江，侍奉臣属于今川氏的武士——松下之纲。而正是在松下之纲统领的头陀城中，藤吉郎第一次系统地学习了兵法和枪术。

客观来看，松下之纲选择对藤吉郎传授家学，并非是什么看出此子未来必成大器，而是源于此时今川氏正雄心勃勃地想要并吞尾张，松下之纲所部作为进入远江的前锋部队，必须秣兵厉马、枕戈待旦。因此，当时的一介小厮藤吉郎日后发迹，对松下之纲也并未给予太多的厚报。可是在德川家康的手中，松下之纲受封1万石的领地，开创了江户幕府时代的远江久野藩。

藤吉郎离开头陀城的原因至今不明，有人说是因为其看破了今川氏外厉内荏的本质，最终选择另投明主，也有人说是因为当时武士阶层豢养变童的恶俗，令藤吉郎不胜其扰。总之最终窘迫的他，只能高呼着“我亲爹为织田家流过血，我养父为织田家吹过箫”，恳求织田信长的收留，而信长最初给予他的待遇，也并未超过松下之纲。在此后长达数年的时间里，藤吉郎都只不过是信长



松下之纲教导少年时代的丰臣秀吉之场景想象图。



反映少年秀吉和蜂须贺正胜初见的浮世绘。



身边的一个怀揣着草履供主公随时更换的“小者”（奴仆）。

关于藤吉郎如何在信长麾下崭露头角，坊间的传闻很多，归纳起来无非是为了展现其过人的组织和管理才能。但仔细分析此时织田氏所处的内外环境，却不难发现，信长日后对藤吉郎的种种见用，与其说是有鉴于其个人能力，不如说是实在无人可用。自1551年信长继承家督以来，织田氏便始终处于内忧外



患的风雨飘摇之中。外部，除了有今川氏的虎视眈眈之外，还有同宗的大和守织田信友等人的威胁。内部，信长一些离经叛道的举措更引发了诸多老臣的不满，如平手政秀般切腹死谏者有之，如柴田胜家般密谋拥立信长之弟信行者有之，如鸣海城城主山口教继般倒戈投敌者有之。在实在无人可用的情况之下，织田信长只能重用如藤吉郎、池田恒兴般的贴身家仆，以及泷川一益、塙直

今日复原的织田信长的崛起之地——清须城。



桶狭间之战的浮世绘，画师特意将策马赶来的丰臣秀吉画入其中。

